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九十六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

皇甫遇常山人也父武流寓太原嘗為遮虜軍使遇少
好勇及壯虬髯善騎射唐明宗在藩時隸于麾下累從
戰有功明宗即位遷龍武都指揮使遙領嚴州刺史出

討東川為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秦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為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儉人執事政事隳柰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畝水泉以通溉灌所經墳墓悉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帥莫之敢訴少帝即位罷歸闕下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于鄆州北津契丹衆大敗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

使三年契丹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
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鬪二十里至
鄴南榆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
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
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
杜知敏已爲所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黃之中以馬授
我義也安可使陷于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
敵騎壯之俄而大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

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契丹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嘆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契丹復至從杜重威營濬水重威送款於契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戎王欲遣

遇先入汴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
既不能死于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受命圖之所不忍
也明日行及趙郡泊其縣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
疾甚矣主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絕吭而殞遠近聞而義
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周廣順三年正月遇妻宋
國夫人霍氏上言請度為尼周太祖許之仍賜紫衣號
貞範大師法名惠圓又賜夏臘十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為農清少以勇力

端厚稱於鄉里後唐明宗領行臺置步直軍清預其募
漸升為小校同光初從戰于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明
宗即位自天成至清泰末歷嚴衛寧衛指揮使加檢校
右散騎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加檢校刑部尚
書改賜扈蹕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平范延光于鄴
改奉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
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者遂
拔其城清以中重創有詔褒慰七年改賜推忠保運功

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溪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屯於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蠟詔勉諭錫之第宅契丹退以干城功繼遷軍額開運二年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司徒是歲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契丹已屯於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戎王至留騎之精

者以禦我分其弱者自故靈都城緣其山足涉漳沱之
淺處引衆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
清知勢蹙謂重威曰軍去常山五百里守株於此營孤
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前鋒奪橋開路公可
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
行清一擊獲其橋契丹為之小卻重威猶豫不進密已
貳于國矣彥筠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
不息契丹以生軍繼至我軍無寸刃以益之清與其下

歿焉時年五十三

通鑑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

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

契丹

尋於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即位使人平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鈞于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

梁漢璋字國寶應州人也少以勇力事唐明宗歷突騎奉德指揮使高祖即位之二年遙領欽州刺史三年加檢校司空改護聖都指揮使七年遷檢校司徒遙領閬

州團練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從少帝澶州還改檢校
太保鄭州防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旋除永清軍
兵馬留後俄正授節旄是歲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
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馬軍都排陣使遣收淤口
關與契丹騎五千相遇於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
寡不侔為流矢所中歿於陣即是歲十一月也時年四
十九漢璋熟於戎馬累有軍功及為藩郡所至好聚斂
無善政可紀及鎮甘陵甚有平契丹之志但以所領偏

師驟逢勦敵故有是劒焉是月其子海榮進漢璋所乘
鞭馬及器仗帝傷之乃贈太尉漢璋有弟漢瑋亦以善
用槊有名於時天成中為魏府勦節軍使攻定州王都
漢瑋督所部一軍首入其城獲王都及蕃將托輝名馬
數駟時范延光鎮常山欲其駿者漢瑋不諾後漢瑋屯
兵趙郡因事奏而殺之時人寃之

白奉進字德昇雲州清塞軍人也父曰達子世居朔野
以弋獵為事奉進少善射後唐武皇鎮太原奉進謁於

軍門以求自効武皇納于麾下莊宗之破夾寨也奉進
挺身首犯賊鋒莊宗覩而壯之後從戰山東河上繼以
功遷龍武指揮使同光中魏王繼岌伐蜀擢為親軍指
揮使天成長興中統上軍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應順中
轉捧聖右廂都指揮使檢校刑部尚書賜忠順保義功
臣遙領封州刺史清泰中加檢校右僕射唐州刺史治
郡踰年甚有政績高祖即位徵赴闕超加檢校司徒充
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歙州刺史始奉進有女嫁於

皇子重信故高祖尤所倚愛二年改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是歲車駕幸夷門五月領昭信軍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六月范延光據鄴為亂詔遣率騎軍三千北屯滑臺時符彥饒為滑州節度使一夕有軍士夜掠居人奉進捕之凡獲五盜三在奉進本軍二在彥饒麾下尋命俱斬之彥饒怒其不先告深銜之明日奉進左右勸奉進面謝奉進然之以從騎數人侯彥饒於牙城既入且述其過彥饒曰軍中法令各有部分何得將滑

州兵士一例處斬殊無主客之義乎奉進曰軍士抵法
寧有彼我今僕以咎自陳而公怒不息莫是與范延光
同反耶因拂衣而起彥饒不畱其帳下介士大譟擒奉
進殺之是日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遇害
率其步衆攻滑之子城執彥饒送於京師戮於班荆館
北高祖以奉進倉卒遇禍歎惜久之詔贈太傅

盧順密汶陽人也初事梁將戴思遠為步校思遠為鄆
州節度使領部兵屯德勝渡畱順密守其城順密覩北

軍曰盛遂遁歸莊宗且言鄆城方虛可以襲而取之莊宗信之尋遣明宗率衆趨鄆果拔之由順密之始謀也莊宗尋以順密列于帳下累遷為軍校明宗即位歷數郡刺史順密性篤厚臨諸軍撫百姓皆有仁愛之譽及高祖車駕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時騎將白奉進屯於滑州尋為滑帥符彥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刃噉諄於外時馬萬為步軍都校不為過之

通鑑云馬萬惶惑不知所為率步兵欲從亂

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軍及萬曰滑臺
去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族
乎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
之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

通鑑云萬所部兵尚有呼

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

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於樓上使裨

將方太押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即以馬萬為滑州節
度使時飛奏皆以萬為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由順
密尋以順密為涇州畱後至鎮未幾而卒高祖甚悼之

贈驍衛上將軍

周瓌晉陽人也少端厚善書計自高祖時歷鎮藩翰用
為腹心累職至牙門都校凡帑廩出納咸以委瓌經十
餘年未嘗以微累見誤高祖甚重之及即位命權判三
司事未幾辭曰臣才輕任重懼終不濟苟以避事冒寵
獲罪願陛下哀其疲駑優以散秩臣之幸也高祖可之
尋命權總河陽三城事數月改授安州節度使臨民有
惠御軍甚嚴一境安之先是威和指揮使王暉領部下

兵屯於安陸瓌至鎮待之甚厚俄聞范延光叛於魏博
張延賓寇於汜水暉以瓌高祖之元臣也幸國朝方危
遂害瓌於理所自總州事以為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
江而遁斯其計也既而襄陽安從進遣行軍司馬張朮
會復州兵於要路以徼之李金全承詔繼至暉遂掠城
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為其下所殺金全至盡誅其
黨高祖聞瓌遇害歎息久之詔贈太傅

沈贊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少有膽氣初事梁太祖為小

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
龍驤拱宸都指揮使累有戰功及莊宗平梁隨段凝等
降不改其職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平蜀屬康延孝叛
魏王署贊為一行馬步都虞侯領兵從任圜襲擊延孝
於漢州擒之以獻未及策勲會明宗登極天成初授檢
校司空虢州刺史其後歷壁隨石衛威衍忻趙八州刺
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輸忠宣力功臣開運元年為祁
州刺史其年冬契丹入寇自恒州迴以羸兵驅牛羊過

其城下贊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
州兵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備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贊
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
贊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於契丹忍以瓊幕之衆
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慙反有德色沈贊寧為國家死
必不效汝所為也翼日城陷贊自剄而卒家屬為賊所
擄

吳巒字寶川汶陽盧縣人也少好學以經業從鄉試下

第唐長興初為沙彥珣從事累遷大同軍節度判官高
祖建號契丹之援太原也彥珣據雲中二三顧望及契
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為所擄時蠻在城中謂其衆
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於異姓乎即與雲州將吏闔門
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於契丹乃
解圍而去召蠻歸闕授徐州節度使再遷右諫議大夫
為復州防禦使數年罷歸初國家以甘陵水陸要衝之
地慮契丹南侵乃飛輓芻粟以實其郡為大軍累年之

備王令溫之為帥也有軍校邵珂者性兇率悖慢令溫因事使人代之不復齒用閒居城下其子殺人以重賂償之其事方解尋為州吏所恐又悉財以彌其口自是尤蓄怨恨因使無賴者亡入契丹言州有積粟內無勁兵圍而攻之克之必矣及令溫入朝執政者以密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輅而往權知貝州軍州事既至會大寒軍士無衣密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資用乃至壞帳幕以賙之其推心撫士如此邵珂一見因求自

効即聽而任之。巒素為書生，旁無爪牙。珂慷慨自陳，願效死。左右巒遣督義兵守城之南門。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至。其一日，大譟環其城。明日，陳攻具於四墉。三日，契丹主躬率步奚及渤海夷等四面進攻。巒衆投薪於夾城中，繼以炬火，敵之梯衝焚燹殆盡。是日，敵復合圍。郡中丁壯皆登城守陴。俄而珂自南門引敵騎同入。巒守東門，未知其事。左右告曰：「邵珂背矣。」巒顧城中已亂，即馳馬還公館投井而死。契丹遂屠其城。朝野士庶聞

者咸歎惜之

翟璋未詳何許人也好勇多力時目為大蟲即虎癡之稱也後唐天福初自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平州刺史尋改復州防禦使二年三月遷新州威塞軍兩使留後四年五月正授旄節長興元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入為右領軍衛上將軍轉左羽林統軍清泰中復領新州高祖建義割新州屬契丹時契丹大軍歸國遣璋於管内配率犒宴之資須及十萬緡山後地貧民不堪命始

戎王以軟語撫璋璋謂必得南歸及委璋平叛奚圍雲
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璋鬱鬱不得志遇疾不治卒

程福贊未詳何許人也性沈厚有勇力累為軍校天福
七年冬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於宋城以功遷
洺州團練使檢校太保未幾入為奉國左廂都指揮使
九年春少帝將幸澶淵福贊部下有軍士文榮等八人
潛謀作亂於本營縱火福贊尋領心腹之士撲滅之福
贊亦有所傷福贊性本純厚又以車駕順動祕而不奏

同列李殷居福贊下無名欲危福贊以自升遂密陳其事云福贊若不為亂何得無言少帝至封邱出福贊為商州刺史尋下獄鞠之福贊終不自明以至見殺人甚寃之

郭璘邢州人也初事後唐明宗漸升為軍校天福中為奉國指揮使歷數郡刺史開運中移領易州契丹攻其郡璘率勵士衆同其甘苦敵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檢校太保契丹主嘗謂左右曰

吾不畏一天下乃為此人所抑挫重威降契丹使通事
耿崇美誘其民衆璘不能制城既降璘為崇美所害漢
高祖即位詔贈太傅

史臣曰觀前代人臣之事跡多矣若乃世道方泰則席
寵恃祿者實繁世運既屯則效死輸忠者無幾如皇甫
遇憤激而歿王清以血戰而亡近世以來幾人而已其
或臨難捐軀或守方遇害比夫惑妖艷以喪其命因醇
酎以亡其身者蓋相去之遠矣唯順密過滑臺之肇亂

救晉室之臨危亦可
之忠矣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攷證

晉列傳十皇甫遇傳常山人也○案歐陽史作常山真
定人

假令失此二將將何以面目見天子○案通鑑作坐失
皇甫太師五屬何顏以見天子胡三省注云皇甫遇
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
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謂不論其品秩就人臣極
品而稱之据是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審琦蓋稱其檢

校之官也胡注似未詳考

梁漢璋傳與契丹騎五千相遇於浮陽之北界苦戰竟
日以衆寡不侔為流矢所中歿於陣。案遼史高模
翰傳云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
模翰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降梁漢璋餘兵敗
走與是書異考通鑑云杜威等至瀛州聞契丹將高
模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
契丹於南陽務敗死蓋漢璋以二千騎當敵騎五千

衆寡不侔以致敗績遼史恐不足據

周瓌傳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為其下所殺○案歐陽史作王暉南走為從進兵所殺與是書異通鑑作暉時奔吳部將胡進殺之與是書同

沈贇傳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陷賊○案歐陽史作斌兵多死通鑑作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

吳璣傳即與雲州將吏闔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

不能下高祖致書於契丹乃解圍而去○案遼史太宗紀云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吳巒嬰城拒命遣崔廷勲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之巒降與是書異通鑑從是書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九十七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一

孔崇弼唐僖宗宰相緯之子也仕後唐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昭序繇給事中改左常侍兄弟同居門下時論榮之崇弼天福中遷左散騎常侍無他才但能

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取悅于人五年詔令泛海使
于杭越先是浙中贈賄每歲恒及萬緡時議者曰孔常
侍命奇薄何消盈數有命即無財有財即無命明年使
還果海中船壞空手而歸

案以下
殘闕

陳保極閩中人也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擢進士第
秦王從榮聞其名辟為從事從榮素急暴後怒保極不
告出遊宰相門以馬箠鞭之尋出為定州推官從榮敗
執政知其屈擢居三署歷禮部倉部員外郎初桑維翰

登第之歲保極時在秦王幕下因戲謂同輩曰近如今

歲有三箇半人及第蓋其年收四人保極以維翰短陋
故謂之半人也天福中維翰既居相位保極時在曹郎
慮除官差跌心不自安乃乞假南遊將謀退跡既而襄
鄧長吏以行止入奏維翰乃奏于高祖曰保極閩人多
狡恐逃入淮海即以詔追赴闕將下臺鍛成其事同列
李崧極言以解之因令所司就所居鞠之貶為衛尉寺
丞仍奪金紫尋復為倉部員外郎竟以銜憤而卒保極

無時才有傲人之名而性復鄙恠所得利祿未嘗奉身
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奕碁敗則以手亂其局蓋拒所賭
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唯囊中貯白金十錠為
他人所有時甚嗤之

王瑜其先范陽人也父欽祚仕至殿中監出為義州刺
史瑜性兇獫然雋辯驍果騎射刀筆之長亦稱于當代
起家累為從事天福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郡秋稼豐
衍稅籍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大計既至郡謂校簿吏胡

蘊惠鶚曰余食貧久矣室無增貲為我致意縣宰且求
假貸由是濮之部內五邑令長共歛錢五十萬私獻于
瑜瑜即以書上奏高祖覽章歎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
誠良臣也于是二吏五宰即時停黜擢瑜為太府少卿
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為節度副使及重威移
鎮常山瑜乃詭計于重威使奏已為恒州節度副使竟
代其父位歲餘入為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舉義
州瑜歸寧至即會契丹據有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

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事契丹矣厲色數諫其父怒而不從因其臥疾涉旬瑜伏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即為計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兵扼其川路將北趣蕃部假途而因與郡盜酋長趙徽歃血為約以兄事之謂徽曰西至成都余身為相余父為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為所賣先致其妻孥館于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于郊外子夜瑜舉族行而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

溝澮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相應其黨起于伏莽斷欽
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為賊所掠少
長百口殺之殆盡瑜尚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無射捍
其指流血及窘乃夜竄山谷落髮為僧月餘為樵人所
獲繫送岐州為侯益所殺時年三十九始瑜有姑寡居
來歸其家以前夫遺腹有子經數年不產每因事預告
人吉凶無不驗者時契丹入中原前月餘謂瑜曰暴兵
將至宜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及矣後瑜果死此謂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也

張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始為河南府衙內指揮使
全義卒除金吾將軍旋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
明宗郊天充供頓使復除西衛上將軍唐清泰末丁母
憂天福初喪制未闋會張從賓作亂發兵迫脅取赴河
陽令知留守事從賓敗與二子詔戮于市始繼祚與范
延光有舊嘗遣人以馬遺之屬朝廷起兵將討鄴城為
巡兵所獲奏之高祖深忌之及敗宰臣桑維翰以父珙

早事齊王奏欲雪之高祖不允

通鑑史館修撰李濟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

之功乞免其族遂止誅繼祚妻子

遂止罪繼祚一房不累其族

鄭阮洺州人也少為本郡牙將唐莊宗畧地山東以阮首歸義旗繼遷軍職阮有子自幼事明宗中門使安重誨重誨以其桀黠愛之及明宗即位擢阮至鳳翔節度副使會末帝鎮其地阮稍狎之末帝嗣位以阮為趙州刺史而阮性貪濁民間細務皆密察而糾之令納賂以贖罪有屬邑令因科醵拒命密以來素募人陰求其過

後竟停其職人甚非之又嘗以郡符取部內凶肆中人
隸其籍者遣于青州舁喪至洛郡人憚其遠願輸直百
緡以免其行阮本無喪即受直放還識者曰此非吉兆
也未幾改曹州刺史為政愈弊高祖建義入洛阮自郡
來朝旋為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舉族無孑遺

胡饒大梁人也少事本鎮連帥為都吏歷馬步都虞侯
會唐明宗鎮其地與部將王建立相善明宗即位建立
領常山奏饒為真定少尹饒本儉人阮在府幕無士君

子之風嘗因事趙郡有平棘令張鵬者獻策請建立于
境內每縣所管鄉置鄉直一人令月書縣令出入行止
饒乃導而薦焉建立行之彌年詞訟蜂起四郡大擾天
成末王都構亂陰使結建立為兄弟之國時饒又曾薦
梁時右庶子張澄為判官建立亦狎之澄素不知書每
座則以陰符鬼谷為已任建立時密以王都之盟告之
澄與饒俱贊成其事會王師圍中山其事遂寢而饒之
兇戾如此清泰初馮道出鎮同州饒時為副使道以重

臣稀于接洽饒忿之每乘酒于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饋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為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饒後閒居河陽天福二年夏會張從賓作亂饒謁于麾下請預其行從賓敗饒以王建立方鎮平盧走投之建立延入城斬之以聞聞者快焉

劉遂清字得一青州北海人梁開封尹鄴之猶子也父琪以鴻臚卿致仕遂清少敏惠初仕梁為保鑾軍使歷內諸司使莊宗入汴不改其職明宗即位加檢校尚書

僕射委以西都監守踰歲以中山王都有不臣之跡除

遂清為易州刺史俾遏其寇衝既至郡大有禦侮之畧

境內賴焉王都平加檢校司空遷棣州刺史天成長興

中歷典淄興登三郡咸有善政

通鑑潞王紀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

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衆西縣金林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棄之皆為蜀人所有入朝

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

高祖即位之二年授鳳州防禦使加校

校司徒會丁母憂起復授內客省使右監門衛大將軍

六年駕幸鄴都轉宣徽北院使兼判三司加檢校太保

七年少帝嗣位加右領軍衛上將軍仍賜竭誠翊戴保
節功臣八年出領鄭州加檢校太傅開運二年遷安州
防禦使未幾上表稱疾詔許就便迴至上蔡終于郵舍
時三年四月也遂清性至孝牧淄川日自北海迎其母
赴郡母既及境遂清奔馳路側控轡行數十里父老觀
者如堵當時榮之遂清素不知書但多計畫判三司日
每給百官俸料與判官議曰斯輩非盡有才能多世祿
之家宜澄其污而留其清者或對曰昔唐朝渾郭顏段

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為常制且延賞垂裕為國美譚未有因月給而欲沙汰恐未當也羣論由此減之

房曷景兆長安人也少為唐宰臣崔魏公家臣後因亂客于蒲州天咸中唐末帝出鎮河中曷于路左迎謁求事軍門末帝愛之使治賓客及末帝登極歷南北院宣徽使尋與趙延壽同為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朗之徒居中用事曷雖處密地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隨勢可否不為事先每朝廷有大事曷與端明學士等環坐

會議多于衆中俛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高祖即位以
高濡足閔朝不專予奪故特恩原之命為左驍衛大將
軍留于西京開運元年春卒于洛陽

孟承誨大名人也始為本府牙校遇高祖臨其地升為
客將後奏為宗城令秩滿以百姓舉留于常山稟地令
皆有善政高祖有天下擢為閤門副使累遷宣徽使官
至檢校司空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及少帝嗣位以植
性纖巧善于希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

澤美使必承誨為之一歲之中數四不已由是居第華
敞財帛積累及契丹入汴張彥澤引兵逼宮城少帝召
承誨計之承諱匿身不赴少帝既出宮寓于開封府舍
具以承誨背恩之事告彥澤令捕而殺之其妻女並配
部族漢高祖即位詔贈太保

劉繼勲衛州人也唐天成中高祖鎮鄴都繼勲時為客
將高祖愛其端謹籍其名于帳下從歷數鎮及即位擢
為閣門使出為淄州刺史遷澶州防禦使俄改鄭州自

宣徽北院使拜華州刺史歲餘移鎮同州始少帝與契丹絕好繼勲亦與其謀及契丹主至關繼勲自鎮來朝契丹責之時馮道在側繼勲事急指道曰少帝在鄴道為首相與景延廣謀議遂致南北失歡臣位至卑未嘗措言今請問道道細知之契丹主曰此老子不是好閑人無相牽引皆爾輩為之繼勲不敢復對繼勲時有疾契丹主因令人候其疾狀云有風痺契丹主曰北方地涼居之此疾可愈乃命鑲繼勲尋解之以疾終于家

契丹主聞趙在禮死乃釋繼勲繼勲憂憤而卒漢高祖入汴贈太尉

鄭受益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字謙光

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

澣澣生從諱兩為太原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諱兄處誨為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為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歷臺閣自尚書郎遷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以張彥澤數為不道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又貢表切言許直無所忌執政稍惡之俄而以病請告歸長安高祖晏駕以不赴國

哀停任會赦拜京兆少尹宰臣趙瑩出鎮咸秦以受益
朝班舊僚眷待甚至屬天下率借金穀乃謂瑩曰京兆
戶籍登耗民力虛實某備知之矣品而定之可使平允
瑩信之因使與王人同掌其事受益既經廢棄薄于仕
宦遂阿法射利冀為生生之資又素恃門望陵轢同幕
內奸外直羣情無相洽者及賊汚事發騰于衆口瑩不
得已遂按之其直百萬八年冬賜死于家受益數世公
臺一朝自棄士君子皆惜之

程遜字淳休壽春人

以下有闕文

召入翰林充學士自兵部

侍郎承旨授太常卿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

十國春秋云禮部尚

書程遜為加恩使

母羸老雙瞽遜未嘗白執政以辭之將行母

以手捫其面號泣以送之仲秋之夕陰暝如晦遜嘗為詩曰幽室有時聞鴈叫空庭無路見蟾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迴遭風水而溺焉

李郁字文緯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興中累遷為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憎毀譽高祖登極授光

祿卿一日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
棗字重來呼魂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天福五
年夏卒贈太子太保

馬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歷
居于太原仕晉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天福三
年重績上言歷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
而古今所記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
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

歷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歷皆起天正十一月為歲
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二
歷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己未為上元雨水正月
中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
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續歷考之皆合無舛
乃下詔頒行之號調元歷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續
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
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

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陳玄京兆人也家世為醫初事河中王重榮乾符中後唐武皇自太原率師攻王行瑜路出于蒲中時玄侍湯藥武皇甚重之及還太原日侍左右武皇性剛暴樂殺人無敢言者玄深測其情每有暴怒則從容啟諫免禍者不一以是晉人深德之勲貴賂遺盈門性好酒樂施

隨得而無私積明宗朝為太原少尹入為太府卿長興
中集平生所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
術刊石置于太原府衙門之左以示于衆病者賴焉天
福中以耄期上表求退以光祿卿致仕卒于晉陽年八
十餘

史臣曰夫彰善癉惡麟史之為義也瑜不掩瑕虹玉之
為德也故自崇弼而下善者既書之其不善者亦書之
庶使後之君子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也至如重績

之歷法陳玄之醫道亦不可漏其名而弗紀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攷證

晉列傳十一孔崇弼傳○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弼字
佐化是書作崇弼蓋避後唐廟諱改

時族兄昭序○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序字昭舉是書
作昭序疑亦因避諱而改也

程遜傳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及使迴遭風水而溺焉
案通鑑考異晉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錢元瓘副
元帥國王程遜等為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

沒于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
回溺死元瓘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
制下遜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
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

馬重績傳八象三統 三統原本作三紀今從歐陽史
改正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改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九十八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三

列傳十二

范延光字子環鄴郡臨漳人也少隸于郡牙唐明宗牧相州收為親校同光中明宗下鄆州梁兵屯楊劉口以扼之先鋒將康延孝潛使人送款于明宗明宗欲使人

達機事于莊宗方難其選延光請行遂以蠟書授之延
光既至奏莊宗曰楊劉渡控扼已定未可圖也請築壘
馬家口以通汶陽之路莊宗從之復遣歸鄆州俄而梁
將王彥章攻馬家口所築新壘明宗恐城中不備又遣
間行告莊宗請益兵中夜至河上為梁兵所獲送夷門
下獄榜笞數百威以白刃終不洩其事復為獄吏所護
在獄半年不復理問及莊宗將至汴城獄吏即去其桎
梏拜謝而出之乃見于路側莊宗喜授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工部尚書明宗登極擢為宣徽使與霍彥威平青州王公儼遷檢校司徒明宗之幸夷門也至滎陽聞朱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賊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央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鬪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先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盡殲其黨明宗喜之明年遷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尋正授節旄加檢校太保長興中以安重誨得罪再入為樞密使

加同平章事既而以秦王從榮不軌恐及其禍屢請外
任明宗久之方許遂出鎮常山清泰中復詔為樞密使
未幾出為汴州節度使會魏府屯將張令昭逐其帥劉
延皓據城以叛唐末帝命延光討而平之遂授鄴都留
守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門下有術士張生者自云妙
通術數當延光微時言將來必為將相延光既貴酷信
其言厯數鎮嘗館于上舍延光謂之曰余夢大蛇自臍
入腹半而掣去之是何祥也張生曰蛇者龍也入腹為

帝主之兆明矣延光自是稍萌僭竊之意及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遣延光以本部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合勢及延壽兵敗延光促還故心不自安高祖入洛尋封臨清王以寬其反側後延光擅殺齊州防禦使祕瓊而聚兵部下復收部內刺史入城高祖甚疑之乃東幸夷門時延光有牙校孫銳者與延光有鄉曲之舊軍機民政一以委焉故魏博六州之賦無半錢上供符奏之間有不如意者銳即對延光毀之其兇戾也如此

初朝廷遣使封延光為臨清王因會寮屬延光暴得疾
伏枕經旬銳乃密惑羣小召澶州刺史馮暉等以不臣
之謀逼于延光延光亦惑于術者因而聽之夫福二年
夏六月遣銳與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陽

通鑑云延光以馮暉為都

部署以孫銳為兵馬都監

時銳以女妓十餘輩從之擁蓋操扇必歌

吹而後食將士煩熱覩之解體尋為王師所敗賊衆退
還鄴城高祖繼遣楊光遠討之延光知事不濟乃殺孫
銳以歸其罪發人齎表待罪且邀姑息高祖不許及經

歲受圍城中饑窘高祖以師老民勞思解其役遣謁者

入謂之曰卿既危蹙破在旦夕能返掌轉規改節歸我

我當以大藩處之如降而殺之則何以享國明明白日

可質是言因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移鎮天平延光謂

門人李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言無不踐許以不死則不

死矣因撤去守備

通鑑延光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論之延光意乃決

素

服請降及赴汶上踰月入覲尋表請罷免高祖再三答

諭方允制以延光為太子太師致仕居闕下期歲高祖

每召賜飲宴待之與羣臣無間一日從容上奏願就河陽私邸以便頤養高祖許之延光攜妻子輦奇貨從焉每過郡邑多為闕吏所紕時楊光遠居守洛下兼領孟懷既利其財復漸測朝廷密旨遂奏云延光國之奸臣若不羈縻必北走塞南入吳請召令西都居止高祖允之光遠使其子承勲以兵環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明天子在上賜金書許我不死爾之父子何得脅制如此明旦則以白刃驅之令上馬之浮橋排于水中光遠始

奏云延光投河自溺而死水運軍使曹千獲其屍于郡東繆家灘高祖聞之輟朝二日詔許歸葬于鄴仍贈太師延光初為近臣及領重鎮禮賢接士動皆由禮故甚獲當時之譽洎鎮常山日以部將梁漢唐獲王都名馬入罪而取之在魏州日以齊州防禦使祕瓊獲董溫琪珠金妓妾及經其境復害而奪之物議由是減之及懼罪以謀叛復恐恥以偷生不能引決遂至強死何非夫之甚也

張從賓未詳何許人也始事唐莊宗為小校從戰有功
唐天成中自捧聖指揮使領澄州刺史遷左右羽林都
校從藥彥稠討楊彥溫于河中平之長興中領壽州忠
正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從賓素
便佞每進言明宗多納之有供奉官丁延徽者性貪狡
時奉詔監廩以犯贓下獄權貴多為救解明宗怒不許
從賓因奏他事言及延徽明宗曰非但爾言蘇秦說予
亦不得也延徽竟就戮長興末從賓出鎮靈武加檢校

太傅高祖即位受代入覲會駕東幸留從賓警巡洛下
一日逢留司御史于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
御史于水中從賓給奏其酒醉其先傲如此及范延光
據鄴城叛詔從賓為副部署使從楊光遠同討延光會
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時在河陽乃起兵以應之先害
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义取內庫金帛以給部
伍因東據汜水關且欲觀望軍勢高祖命杜重威侯益
分兵討之從賓大敗乘馬入河溺水而死焉

張延播者汶陽人也始為郡之牙將唐同光初明宗下其城因收隸左右天成中累授檢校司空兩河發運營田使柳州刺史長興元年出牧蔡州加檢校司徒入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充客省使伐蜀之役命為馬軍都監三年遷鳳州防禦使西面水陸轉運使高祖即位除東都副留守車駕幸汴遣兼洛京巡檢使張從賓作亂令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敗伏誅

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

名為亶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字德明其先沙陀部人也父阿啞啜後改名瑊事唐武皇為隊長光遠事莊宗為騎將唐天祐中莊宗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討劉守光于幽州因令光遠隸于德威麾下後與德威拒契丹于新州一軍以深入致敗因傷其臂遂廢罷于家莊宗即位思其戰功命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戍瓦橋關久之明宗朝歷為瀛易冀四州刺史光遠雖不識字然有口辯通于吏理在郡有政聲

明宗頗重之長興中契丹有中山之敗生擒其將扎拉等數十人送于闕下其後契丹既通和遣使乞歸之明宗與大臣謀議特放還者一日召光遠于便殿言其事光遠曰扎拉等北土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喪手足又在此累年備諳中國事若放還非便明宗曰番人重盟誓既通歡好必不相負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也明宗遂止深嘉其抗直後自振武節度使移鎮中山累加檢校太傅將兵戍蔚州高祖舉義于太原唐末帝遣光遠與

張敬達屯兵于城下俄而契丹大至為其所敗圍其寨
久之軍中糧盡光遠乃與次將安審琦等殺敬達擁衆
歸命從高祖入洛加檢校太尉充宣武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是時光遠每對高祖常悵然不樂
高祖慮有不足密遣近臣訊之光遠附奏曰臣貴為將
相非有不足但以張生鐵死得其所臣弗如也衷心內
愧是以不樂生鐵蓋敬達之小字也高祖聞其言以光
遠為忠純之最者也其實光遠故為其言以邀高祖之

重信也明年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光遠率師討之
將濟河會滑州軍亂時軍衆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自
古有折臂天子乎且天子蓋公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
乃勢所窮迫今若為之直反賊也由是其下惕然無復
言者高祖聞之尤加寵重光遠既圍延光尋授魏博行
府節度使兵柄在手以為高祖懼已稍干預朝政或抗
有所奏高祖亦曲從之復下詔以其子承祚尚長安公
主次子承信皆授美官恩渥殊等為當時之冠桑維翰

為樞密使往往彈射其事光遠心銜之及延光降光遠
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于國乃出維
翰鎮相州光遠為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
遠由此怨望潛貯異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已之屈又
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洛之人恒如備盜尋冊
拜太尉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于河
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為子孫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
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契丹宜早除之高祖

以許之不死鐵券在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勲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行及河橋擯于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後踰歲入覲高祖為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慙色高祖謂光遠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旌賞令各與一郡俾釐任以榮之因命為刺史者凡數人時王建立自青州移鎮上黨乃以光遠為

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勲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滿盈僭侈為方岳之最下車之後唯以剝剝為事少帝嗣位

冊拜太師封壽王

宋史馬仁鎬傳晉天福中青州楊光遠將圖不軌以仁鎬為節度副使伺

其動靜歷二年或譖仁鎬于朝改護國軍行軍司馬仁鎬至河中數月光遠反書聞後因景延廣

上言請取光遠麾下所借官馬二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何以復取是疑我也遂遣人潛召取子承祚自單州奔歸朝廷乃就除淄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

驕因此搆契丹述少帝違好之短且言大饑之後國用
空虛此時一舉可以平定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牧陷
我博陵少帝幸澶淵三月契丹退命李守貞符彥卿率
師東討光遠素無兵衆唯嬰城自守守貞以長連城圍
之冬十一月承勲與弟承信承祚見城中人民相食將
盡知事不濟勸光遠乞降冀免于赤族光遠不納曰我
在代北時嘗以紙錢駝馬祭天地皆沉没人言咎有天
子分宜且待時勿輕言降也承勲慮禍在朝夕與諸弟

同謀殺節度判官邱濤親校杜延壽楊贍白延祚等梟

其首乃遣承祚送于守貞因縱火大譟刳其父幽于私

第以城納款遣即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光遠亦上

章自首少帝以頃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執政曰豈有

逆狀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

殺之以病卒聞

歐陽史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

漢高祖即位詔

贈尚書令追封齊王仍令立碑未幾其碑石無故自折

可知其陰責也

五代史補楊光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封東平王奄有

登萊沂密數郡既而自員強盛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貞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而懼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揚言于衆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頭天子跛脚皇后耶于是人心頗安未幾光遠果降

承勲光遠之長子也始名承貴避少帝名改焉以父廕厯光濮州刺史光遠兼鎮河陽命制置三城事光遠移鎮青州授萊州防禦使在郡亦頗理嘗憤父側之奸黨欲殺之每省父父為匿焉及光遠構釁嬰城以叛承勲

赴之敵退為王師所圍踰歲糧盡與其弟承祚背父之

命出降王師朝廷授汝州防禦使尋改鄭州

宋史楊承信傳光遠

死承信與弟承祚詣闕請死詔釋之以承信為右羽林將軍承祚為右驍衛將軍放歸服喪私第尋安置鄭州

及戎王入汴遣騎士自圃田召至責其害父背已使齧其肉而殺之以其弟承信為青州節度使

盧文進字國用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飲啖過人望之偉如也少事劉守光為騎將唐莊宗攻燕以文進首降遙授壽州刺史初莊宗得山後八軍以愛弟存矩為新州

團練使以總領之莊宗與劉鄩對壘于莘縣命存矩于
山後召募勁兵又令山北居民出戰馬器械每鬻牛十
頭易馬一匹人心怨咨時存矩團結五百騎令文進將
之與存矩俱行至祁溝關軍士聚謀曰我輩邊人棄父
母妻子為他血戰千里送死固不能也衆曰擁盧將軍
却還新州據城自守奈我何因大呼揮戈趣傳舍害存
矩于榻下文進撫膺曰奴輩累我矣因環尸而泣曰此
輩既害郎君我何面目見王

契丹國志云存矩取文進女為側室文進心常內愧

因與亂軍
殺存矩

因為亂軍所擁反攻新州不克

馬令南唐書
文進攻新州

不克夜走陸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郿之黑龍潭也
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
文進取食飼之
而去由是自負又攻武州又不利周德威命將追討文

進遂奔契丹命為幽州兵馬留後部分漢軍常別為營

寨未幾文進引契丹寇新州自是戎師數至驅擄數州

士女教其織紵工作中國所為者悉備契丹所以強盛

者得文進之故也

契丹國志云文進引契丹軍攻新州
刺史安全全不能守棄城去周德威

授之進攻新州契丹衆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
與契丹進攻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

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為幽州節度使又以為盧龍節度使

同光之世為患尤深文

進在平州率奚族勁騎烏擊獸搏條來忽往燕趙諸州
荆榛滿目軍屯涿州每歲運糧自瓦橋至幽州勁兵猛
將援遞糧車然猶為契丹所鈔奔命不暇皆文進導之
也及明宗即位之明年文進自平州率所部十餘萬衆
來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頃以新州團練使李存
矩提衡郡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則毒甚于豺狼聚賦斂
則貪盈于溝壑人不堪命士各離心臨李子卿之河畔空

有怨辭石季倫之樂中莫陳歸引近聞皇帝陛下皇天
眷命清明在躬握紀乘乾鼎新革故始知大幸有路朝
宗便貯歸心祇伺良會臣十月十日決計殺在城契丹
取十一日離州押七八千車乘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
已達幽州云洎至洛陽明宗寵待彌厚授滑州節度使
檢校太尉歲餘移鎮鄧州累加同平章事入為上將軍
長興中復出鎮潞州擒奸卹隱甚獲當時之譽清泰中
改安州節度使及高祖即位與契丹敦好文進以嘗背

契丹居不自安

馬令南唐書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其

裨將李藏機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為訣

天福元年十二月乃殺行軍司

馬馮知兆節度副使杜重貴等率其部衆渡淮奔于金

陵李昇待之尤重

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文進為天雄統軍

偽命為宣州節

度使後卒于江南

金陵志文進自潤州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

李金全本唐明宗之小豎也其先出于吐谷渾金全驍

勇善騎射少從明宗征伐以力戰有功明宗即位連典

大郡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在鎮數年以培飲為務長

興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而謂之曰卿患馬多耶何進貢之數也又謂曰卿在涇州日為理如何無乃以馬為事否金全慙謝而退四年夏授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清泰中罷鎮歸闕久留于京師高祖即位之明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瓌詔遣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為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自安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于野盡殺之又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

斬之初金全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
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因折矢飛詔約以不戮
一人仍許以暉為唐州刺史又謂金全曰卿之此行無
失吾信及金全至聞彥和等當為亂之曰劫掠郡城所
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

通鑑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

輩脅從何罪乎

高祖聞之以姑息金全故不究其事尋授以旄

節金全有親吏胡漢筠者勇譎晉禰貪詐殘忍軍府之
政一以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吏賈仁紹往代其職且召

漢筠漢筠內疚惶怖金全乃列狀稱疾以聞及仁紹至

漢筠鳩而殺之

馬令南唐書胡漢榮所為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選廉

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晉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頒賜所得物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

天福五年夏高祖命馬全節

為安州節度使以代金全漢筠自以昔嘗拒命復聞仁

紹二子將訴寘毒之事居不自安乃紿謂金全曰

劉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朝廷將

以仁紹之事詰公之罪金全大駭命從事張緯函表送
款于淮夷淮人遣偽將李承裕以代金全金全即日南
竄其妓樂車馬珍奇帑藏皆為承裕所奪與其黨數百
人束身夜出曉至汭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及至金陵
李昇授以節鎮

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金全為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後卒于江

南

史臣曰延光昔為唐臣綽有令譽洎逢晉祚顯恣狂謀
既力屈以來降尚覲顏而惜死孟津之歿乃取笑于千

載也從賓而下俱怙亂以滅身亦何足與議也文進懼
強敵之威金全為輿臺所賣事雖弗類叛則攸同咸附
島夷皆可醜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攷證

晉列傳十二范延光傳改封高平郡王○案歐陽史作
東平郡王

延光謂門人李式曰○歐陽史作謀於副使李式

楊光遠傳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為亶以偏傍字犯
之始改光遠○案是書唐紀清泰二年楊檀始改名
光遠非天成中即改名也

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于國乃

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為西京留守○案通鑑攷異云
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壬辰維翰崧罷樞密使庚子
光遠始入朝對於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為西京留
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為相州節度使與
此傳先後互異

其碑石無故自折○案歐陽史作碑石既立天大雷電
擊折之

盧文進傳文進字國用○案遼史太祖紀神冊元年晉

幽州節度盧國用來降二年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
節度使李文矩來降則國用與文進顯係二人然天
顯元年又書盧龍軍節度使盧國用叛奔于唐即文
進歸唐之事也疑文進入遼以後遂以字行修遼史
者雜采諸書誤作兩人耳

行軍司馬馮知兆○馮知兆南唐書作姚知兆歐陽史
與是書同

李金全傳軍校武彥和○案歐陽史南唐書俱作武克

和通鑑從是書

親吏胡漢筠○胡漢筠歐陽史及南唐書俱作胡漢榮
通鑑從是書

遣吏賈仁紹○案仁紹通鑑作仁沼考異云薛史作仁
紹今從實錄歐陽史南唐書與通鑑同

札拉舊作則刺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九十九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四

列傳十三

安重榮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
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膂力善騎射唐長興中
為振武道巡邊指揮使犯罪下獄時高行周為帥欲殺

之其母赴闕申告樞密使安重誨陰護之奏于明宗有
詔釋焉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聞重榮在代北使人
誘之重榮乃召邊士得千騎赴焉高祖大喜誓以土地
及卽位授成德軍節度使累加至使相自梁唐已來藩
侯郡牧多以勲授不明治道例為左右羣小惑亂賣官
鬻獄割剝蒸民率有貪猥之名其實賄賂半歸于下惟
重榮自能鉤距凡有爭訟多廷辯之至于倉庫耗利百
姓科徭悉入于已諸司不敢窺覲嘗有夫婦共訟其子

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抽劔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

也其母詬詈伏劔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其繼母也因

叱出自後射之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快意由此境內以

為強明大得民情重榮起于軍伍暴獲富貴復覩累朝

自節鎮遽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

寧有種耶又以奏請過當為權臣所否心常憤憤遂畜

亡命收市戰馬有飛揚跋扈之志

通鑑帝之遣重榮代秘璣也戒之曰

璣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為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為怯謂人曰秘璣匹夫耳天子尚畏之况我

以將相之重
士民之衆乎

嘗因暴怒殺部校賈章以謀叛聞章有女

一人時欲捨之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喪亂死者二十

八口今父就刑存此身何爲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由

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焉天福中朝廷姑息契

丹務安邊塞重榮每見蕃使必以箕踞慢罵會有美稜

數十騎由其境內交言不遜因盡殺之契丹主大怒責

讓朝廷朝廷隱忍未卽加罪重榮乃密搆吐渾等諸族

以爲援助上表論之其畧曰臣昨據熟吐渾節度使白

承福赫連公德等各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地界奔
歸王化續準生吐渾並渾契苾兩突厥三部落南北將
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部族老小并牛羊車帳甲馬七
八路慕化歸奔俱至五臺及當府地界已來安泊累據
告勞具說被契丹殘害平取生口率畧羊馬凌害至甚
又自今年二月後來須令點檢強壯置辦人馬衣甲告
報上秋向南行營諸蕃部等實恐上天不祐殺敗後隨
例不存家族所以預先歸順兼隨府族各量點檢強壯

人馬約十萬衆又隼泂河党項及山前山後逸利越利
諸族部落等首領並差人各將契丹所授官告職牒旗
號來送納例皆號泣告勞稱被契丹凌虐憤惋不已情
願點集甲馬會合殺戮續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與本
城將校殺偽節度使劉山尋已安撫軍城乞歸朝廷臣
相次具奏聞昨奉宣頭及累傳聖旨令臣凡有往復契
丹更須承奉當候彼生頭角不欲自起釁端貴守初終
不愆信誓仰認睿旨深惟匿瑕其如天道人心至務勝

殘去虐須知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竊以諸蕃不招呼而
自至朔郡不攻伐以自歸蓋繫人情盡由天意更念諸
陷蕃節度使等本自勲勞早居富貴沒身邊塞遭酷虐
以異常企足朝廷冀傾輸而不已如聞傳檄盡願倒戈
如臣者雖是愚蒙粗知可否不思忌諱罄寫丹衷細具
敷陳冀裨萬一其表數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稱臣奉表
罄中國珍異貢獻契丹凌虐漢人竟無厭足又以此意
為書遺諸朝貴及蕃鎮諸侯高祖憂其變也遂幸鄴都

以詔諭之凡有十焉其畧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
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而興基業爾因吾而致富
貴吾不敢忘爾可忘耶且前代和親只為安邊今吾以
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
愈恣縱不悛雖有此奏亦密令人與契丹幽州帥劉晞
結託蓋重榮有內顧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復欲侵吞中
國契丹之怒重榮亦非本志也時重榮嘗與北來蕃使
竝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快抃

蕃使因輟所乘馬以慶之由是名振北方自謂天下可
以一箭而定也又重榮素與襄州安從進連結及聞從進
將議起兵而奸謀乃決天福六年冬大集境內飢民衆
至數萬揚旌向闕聲言入覲朝廷遣杜重威帥師禦之
遇于宗城軍纔成列有賊將趙彥之臨陣卷旗來奔重
榮方戰聞彥之背已大恐退于輜重中王師因而擊之
一鼓而潰重榮與十餘騎北走其下部衆屬嚴冬寒冽
殺戮及凍死者二萬餘人重榮至鎮取牛馬草旋為甲

使郡人分守夾城以待王師

宋史解暉傳安重榮反鎮州因舉兵向關至宗城晉

師逆戰大破之暉募軍中壯士百餘人夜擣賊壘殺獲甚衆暉頻中流矢而督戰自若顏色不撓以功遷列校

杜重威至有部將自西郭水門引官軍入焉殺守陴百

姓萬餘人重威尋害導者自收其功重榮擁吐渾數百

匿于牙城重威使人襲而得之斬首以進高祖御樓閱

其俘馘宣露布訖遣漆其頭顱函送契丹

五代史補安重榮出鎮常

懷不軌之謀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廐中產朱鬃白馬黑鴉生五色雛以為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已遂舉兵反指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關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曰鞅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若由

宗嶺是安及于繫得無危乎未
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安從進

歐陽史從進其先索葛部人也初事莊宗為護
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為保義

彰武軍節度使愍帝即位從領順化清泰中從鎮
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福

六年高祖幸鄴討安重榮少帝以鄭王留守京師時和

凝請于高祖曰陛下北征臣料安從進必反何以制之

高祖曰卿意將奈何凝曰臣聞之兵法先人者奪人願

陛下為空名宣制十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往從進聞

高祖往北遂反少帝以空名授李建崇郭金海討之從

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自殺

張彥澤其先出于突厥後為太原人也祖父世為陰山府裨將彥澤少有勇力目睛黃而夜有光色顧視若鷲獸焉以騎射事後唐莊宗明宗以從戰有功繼領郡守高祖卽位擢為曹州刺史從揚光遠圍范延光于鄴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尋移鎮涇州累官至檢校太保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彥澤有子為內職

素不叶父意數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勅旨釋罪放歸父所彥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式自為賓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羣小惡之久矣因此讒構互來迫脅云書記若不便出斷定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尋醫攜其妻子將奔衍州彥澤遣指揮使李興領二十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卽斬取頭來式懇告刺史遂差人援送到汾州節度使李周

驛騎以聞朝廷以姑息彥澤之故有勅流式于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面奏云彥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既至決口割心斷手足而死之式父鐸詣闕訴寃朝廷命王周代之周至任奏彥澤在郡惡跡二十六條逃散五千餘戶彥澤既赴闕刑法官李濤等上章請理其罪高祖下制止令削奪一階一爵而已時以為失刑少帝即位桑維翰復舉之尋出鎮安陽既至折節于士大夫境內稱理旋命頌

軍北屯恒定時易州地孤漕運不繼制令邢魏相衛飛輓以輸之百姓荷檐累累于路彥澤每援之以行見羸困者使其部衆代而助之洎至北邊不令百姓深入卽遣騎士以馬負糧而去往來旣速且無邀奪之患聞者嘉之陽城之戰彥澤之功出于諸將之右其後與敵接戰頻獻捷于闕下咸謂其威高祖不殺之恩補昔年之過也開運三年冬契丹旣南牧杜重威兵次瀛州彥澤為契丹所啖密已變矣乃通款于戎王請為前導因促

騎說重威引軍沿潯水西援常山旣而與重威通謀及王師降于中渡契丹主遣彥澤統二千騎趨京師以制

少帝示公卿兆民以存撫之意彥澤以是歲十二月

十六日夜自封邱門斬關而入以兵圍宮城翌日遷帝

于開封府舍凡內帑奇貨悉輦歸私邸仍縱軍大掠兩

日方止

東都事畧李處耘傳云居京師遇張彥澤之時暴處耘善射獨當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之

桑維翰為開封府尹彥澤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禮維翰責

曰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負恩

一至此耶彥澤無以對是夜殺維翰盡取其家財彥澤
自謂有功于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當在京巡檢之時
出入騎從常數百人旗幟之上題曰赤心為主觀者無
不竊笑又所居第財貨山積楚國夫人丁氏卽少帝弟
曹州節度使延煦之母也有容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
遲迴未與彥澤立遣人載之而去其負國欺君也如是
數日之內恣行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彥澤不問
所犯俱瞋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卽出外

斷其腰頤焉彥澤與閤門使高勳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父季弟暴屍于門外及契丹帳泊于北郊勳訴

冤于戎王時戎王已怒彥澤剽掠京城遂令鎖之仍以

彥澤罪惡宣示百官及京城士庶且云彥澤之罪合誅

與否百官連狀具言罪在不赦市肆百姓亦爭投狀疏

彥澤之罪戎王知其衆怒遂令棄市仍令高勳監決斷

腕出鎖然後刑之勳使人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取其

肉而食之

五代史補李濤常忿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

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戎王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至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為如此吾之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奔向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于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階迎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彥澤曰覽公門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戲為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將壓驚絹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趙德鈞本名行實幽州人也少以騎射事滄州連帥劉守文守文為弟守光所害遂事守光署為幽州軍校及

唐莊宗伐幽州德鈞知其必敗乃遁歸莊宗莊宗善待之賜姓名曰紹斌累厯郡守從平梁遷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移鎮幽州明宗卽位遂歸本姓始改名德鈞其子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承倚重天成中定州王都反契丹遣特哩袞領精騎五千來援都至唐河為招討使王晏球所敗會霖雨相繼所在泥淖敗兵北走人馬饑疲德鈞于要路邀之盡獲餘衆擒特哩袞已下首領數十人獻于京師明年王都平加兼侍中頃

之加東北面招討使德鈞奏發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游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又于閭溝築壘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以備鈔寇又于幽州東築三河城北接薊州頗為形勝之要部民由是稍得樵牧德鈞鎮幽州凡十餘年甚有善政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北平王

遼史天贊六年遣人以詔賜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七年趙德鈞遣人進時果蓋德鈞久在邊

境嘗與契丹通好也

清泰三年夏晉高祖起義于晉陽九月契丹

敗張敬達之軍于太原城下唐末帝詔德鈞以本軍由

飛狐路出賊後邀之時德鈞子延壽為樞密使唐末帝命帥軍屯上黨德鈞乃以所部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至鎮州率節度使董溫琪同赴征行自吳兒峪路趨昭義與延壽會于西唐店十一月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以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遣端明殿學士呂琦齎賜官告兼令犒軍琦從容言天子委任之意德鈞曰旣以兵相委焉敢惜死時范延光領兵二萬軍于遼州德鈞欲併其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唐末帝諭延光疑其姦謀

不從德鈞延壽自潞州引軍至團栢谷德鈞累奏乞授
延壽鎮州節度未帝不悅謂左右曰趙德鈞父子堅要
鎮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翫寇要君
但恐夫兔俱斃朝廷繼馳書詔促令進軍德鈞持疑不
果乃遣使于契丹厚齎金幣求立以為帝仍許晉祖長
鎮太原契丹主不之許及楊光遠以晉安塞降于契丹
德鈞父子自團栢谷南走潞州一行兵士投戈棄甲自
相騰踐死者萬計時德鈞有愛將時賽率輕騎東還漁

陽其部曲尚千餘人與散亡之卒俱集于潞州是日潞州節節使高行周亦自北還及至府門見德鈞父子在城闌上行周謂曰某與大王鄉人宜以忠言相告城中無斗粟可食謂大王速迎車駕自圖安計無取後悔焉德鈞遂與延壽出降契丹高祖至德鈞父子迎謁于馬前高祖不禮之時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日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于潞之西郊遂鎖德鈞父子入蕃及見國母舒嚕氏盡以一行財寶

及幽州田宅籍而獻之國母謂之曰汝父子自覓天子

何耶德鈞俛首不能對

通鑑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在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

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榆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復面又問田宅何在曰臣在幽目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

州國母曰屬我矣又何獻也天福二年夏德鈞卒于契

丹

契丹國志德鈞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國主釋延壽而用之

延壽本姓劉氏父曰邴常山人也常任蓆令梁開平初

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其邑時德鈞為偏將獲延壽并其母种氏遂養之為子延壽姿貌妍柔稍涉書史尤好

賓客亦能為詩

有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之句

及長尚明宗女

興平公主初為汴州司馬明宗即位授汝州刺史歷河陽

宋州節度使入為上將軍充宣徽使遷樞密使兼鎮徐州及

高祖起義于晉陽唐末帝幸懷州委延壽北伐後高祖

至潞州延壽與父德鈞俱陷北庭未幾契丹主以延壽

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尋為樞密使兼政事令天福末

契丹與少帝絕好契丹主委延壽以圖南之事許以中原帝之延壽乃導誘蕃戎蠶食河朔諸軍旣降于中渡戎王命延壽就寨安撫諸軍仍賜龍鳳赭袍使衣之而往謂之曰漢兒兵士皆爾有之爾宜親自慰撫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已下皆迎謁于馬前及戎王入汴時降軍數萬皆野次于陳橋戎王慮其有變欲盡殺之延壽聞之遽請見于戎王曰臣伏見今日已前皇帝百戰千征始收得晉國不知皇帝自要治之乎為他人取之

乎戎王變色曰爾何言之過也朕以晉人負義舉國南
征五年相殺方得中原豈不自要為主而為他人耶卿
有何說速奏朕來延壽曰皇帝嘗知吳蜀與晉朝相殺
否曰知延壽曰今中原南自安南西及秦鳳沿邊數千
里並是兩界守戍之所將來皇帝歸國時又漸及炎蒸
若吳蜀二寇交侵中國未知如許大世界教甚兵馬禦
捍苟失隄防豈非為他人取也戎王曰我弗知也為之
奈何延壽曰臣知上國之兵當炎暑之時沿吳蜀之境

難為用也未若以陳橋所聚降軍團併別作軍額以備
邊防戎王曰我念在壺關失斷陽城時亦曾言議未獲
區分致五年相殺此時入手如何更不翦除延壽曰晉
軍見在之數如今還似從前盡在河南誠為不可臣請
遷其軍并其家口于鎮定雲朔間以處之每歲差伊分
番于河外沿邊防戍斯上策也戎王忻然曰一取大王
商量由是陳橋之衆獲免長平之禍焉延壽在汴久之
知戎王無踐言之意乃遣李崧達語于戎王求立以為

皇太子崧不得已而言之戎王曰我于燕王無所愛惜
但我皮肉堪與燕王使用亦可割也何況他事我聞皇
太子天子之子合作燕王豈得為之也因命與燕王加
恩時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擬延壽為中京留守大
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燕王如故戎
王覽擬狀索筆圍却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之字
乃付翰林院草制焉又以其子匡贊為河中節度使延
壽在汴州復娶明宗小女為繼室先是延州節度使周

密為其子廣娶焉已納財幣親迎有日矣至是延壽奪
取之契丹主自汴迴至邢州命升延壽坐在契丹左右
相之上契丹主死延壽下教于諸道稱權知南朝軍國
事是歲六月一日為永康王烏裕所鎖籍其家財分給
諸部尋以延壽入國竟卒于契丹子贊厯漢周兩朝累
授節鎮及統軍使仕皇朝厯廬延邠鄜等四鎮焉

張礪字夢臣磁州滏陽人也祖慶父寶世為農礪幼嗜
學有文藻在布衣時或覩民間爭競必為親詣公府辨

其曲直其負氣也如此唐同光初擢進士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蜀平崇韜為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禍奔逃惟礪詣魏王府第慟哭久之時人皆服其高義及魏王班師礪從副招討使任圜東歸至利州會康延孝叛迴據漢州圜奉魏王命迴軍西討延孝時礪獻謀于圜請伏精兵于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為然延孝本驍將也任圜乃儒生也延孝聞圜至又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

酣園發精兵以擊之延孝果敗遂擒之以歸是歲四月

五日至鳳翔內官向延嗣奉莊宗命令誅延孝監軍李
延襲已聞洛中有變故留延孝且害任園之功故也園
未決礪謂園曰此賊構亂遂致凱旋差晚且明公血戰
擒賊安得違詔養禍是破檻放虎自貽其咎也公若不
決余自殺此賊任園不得已遂誅延孝天成初明宗知
其名召為翰林學士再丁父母憂服闋皆復入為學士
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卒初妾

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
及卒礪疑其事詢于同寮未有以對礪卽託故歸于滏
陽閒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韙之清泰中復
授尚書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學士高祖起于晉陽
唐末帝命趙延壽進討又命翰林學士和凝與延壽偕
行礪素輕凝慮不能集事因自請行唐末帝慰而許之
及唐軍敗于團栢谷與延壽俱陷于契丹契丹以舊職
縻之累官至吏部尚書契丹入汴授右僕射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隨至鎮州會契丹主卒永康王北去蕭翰

自東京過常山乃引鐵騎圍其第時礪有疾方伏枕翰

見礪責之曰爾言于先帝云不得任蕃人作節度使

如此則社稷不永矣又先帝來時令我于汴州大內安

下爾言不可又我為汴州節度使爾在中書何故行帖

與我礪抗聲而對詞氣不屈翰遂鎖礪而去

遼史礪抗聲曰此國

家大體安危所繫吾實言之欲殺卽殺奚以鎖為

鎮州節度使蒲達尋解其鎖

是夜以疾卒家人燼其骨歸葬于滏陽礪素耿直嗜酒

無檢始陷契丹時曾背契丹南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怒曰爾何捨我而去礪曰礪漢人也衣服飲食與此不同生不如死請速就死契丹主顧通事高唐英曰我常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輩因笞唐英一百其為契丹主善待也如此礪平生抱義憐才急于獎拔聞人之善必攘袂以稱之見人之貧亦倒篋以濟之故死之之日中朝士大夫亦皆嘆惜焉

蕭翰者契丹諸部之長也父曰阿巴劉仁恭鎮幽州阿

巴魯引衆寇平州仁恭遣騎將劉鴈郎與其子守光率
五百騎先守其州阿巴不知為郡人所紿因赴牛酒之
會為守光所擒契丹請贖之仁恭許其請尋歸阿巴妹
為案巴堅妻則契丹主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于德
光故國人謂翰為國舅契丹入東京以翰為宣武軍節
度使契丹比無姓氏翰將有節度之命乃以蕭為姓翰
為名自是翰之一族皆稱姓蕭契丹主北去畱翰以鎮
河南時漢高祖已建號于太原翰懼將北歸慮京師無

主則衆皆為亂乃遣蕃騎至洛京迎唐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至翰率蕃將拜于殿上翌日翰乃輦其寶貨鞍轡而北漢人以許王既立不復為亂果中其狡計翰行至鎮州遇張礪翰以舊事致忿就第數其失而鎖之翰歸本國為永康王烏裕所鎖尋卒于本土

劉晞者涿州人也父濟雍累為本郡諸邑令長晞少以儒學稱于鄉里嘗為唐將周德威從事後陷于契丹契

丹以漢職縻之天福中契丹命晞為燕京畱守嘗于契
丹三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隨契丹入汴授
洛京畱守會河陽軍亂晞走許州又奔東京蕭翰遣兵
援晞至洛下契丹主死晞自洛復至東京隨蕭翰北歸
遂畱鎮州漢初與滿達同奔定州後卒于北蕃

契丹國志劉珂

晞之子也尚世宗妹燕國公主

崔廷勲不知何許人也

通鑑注張東白曰廷勲本河內人

形貌魁偉美

鬚髯幼陷北庭歷仕至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契丹入

汴遷少帝于封禪寺遣廷勲以兵防守尋授河陽節度使甚得民情契丹北行武行德率軍趨河陽廷勲為行德所逐乃與奚王伊喇保懷州尋以兵反攻行德行德出戰為廷勲所敗及契丹主死遂歸鎮州漢初與蒲達勒同奔定州後沒于北蕃

史臣曰帝王之尊必由天命雖韓信彭越之勇吳淠淮南之勢猶不可以妄冀而況二安之庸昧相輔為亂固宜其自取滅亡也後之擁強兵涖重鎮者得不為鑒戒

乎彥澤狼子野心盈貫而死晚矣德鈞諸人與晉事相
終始故附見于茲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攷證

晉列傳十三安重榮傳高祖聞重榮在北使人誘之
案歐陽史作使張頴陰招重榮

趙延壽傳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
○案遼史云德鈞卒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
與是書同契丹國志會同六年以延壽為盧龍節度
使八年南征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燕王與是書
異

尋為樞密使兼政事令。○案遼史天顯末以延壽妻在
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激昂。圖報會同。初帝幸其第。
加政事令。不言延壽為樞密使。攷契丹國志云。會同
改元。參用蕃漢。以延壽為樞密使兼政事令。與是書
同。

燕王如故。○案遼史會同七年正月己丑。授延壽魏博
等州節度使。封魏王。延壽本傳亦言其先封燕王。改
封魏王。是延壽入汴時。已為魏王也。是書始終稱為

燕王與遼史異

蕭翰傳尋卒于本土。○案遼史翰後以謀反伏誅與是書異

美稜舊作梅里今改。○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舒魯舊作述律今改。○烏裕舊作尤欲今改。○滿達舊作麻答今改。○阿巴舊作阿鉢今改。○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伊喇舊作洩刺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攷證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謝 雲